

主的行動在印度 – 印度開展報導

同主行動，勇往直前

主在印度的工作於二〇〇九年前，重點乃在於真理推廣、屬靈書報發送、晨興聖言、雷瑪書籍或卡片發送等等，對象着重於當地的基督徒身上。我剛到印度時，住在古爾岡（Gurgaon），是新德里附近的一個城市，這一住就是五年多。那時還沒有開始大專的行動，所以我在各地配搭開展召會。上半年我跑了許多的城市，都是訪問各處召會。通常每一次訪問中，從出發到返家期間都相距一至兩週。

我們在印度的開展始於二〇〇六年，直到二〇一二年為止，一共六年的時間。印象最深的是二〇〇七年的訪問，因為當年剛好是『Gospel Move in India』，這個行動共有三個梯次，目的是要在沒有召會之地建立金燈臺。當時弟兄姊妹編組成軍，每個梯次都分成五個開展隊，到五個不同的城市停留三週；一年下來可以開展十五個城市，許多地方都是從無到有，建立起召會。開展隊的組員來自印度各地，都是有心願配搭的聖徒；有些是全時間服事者，有些是在職，因此我在與聖徒的配搭上有許多的學習。

二〇〇七年三月中我先和一位弟兄去了斯里蘭卡，他停留一週後先回

印度，我則繼續在那裏停留三週。在這期間，偶爾會有聖徒前來看望與配搭，其餘時間主要是我在街上開展。有位姊妹提供一間商業大樓的辦公室給我使用，我就把許多免費的二手書搬去那裏，然後畫張海報貼在一張小桌子上，寫着：『倪柝聲、李常受弟兄著作』。這樣子吸引了不少有興趣的人前來詢問，我請他們留下資料，再將這些名單交給當地聖徒繼續回訪。

之後我又到別州去開展另一個城市。當我回到家時，已經是兩個半月之後了，姊妹那時已經回臺灣待產。二〇〇七年真是跑了許多地方，最後一站是Aizawl，回到家已經是二〇〇八年一月了。雖然並非每地都順利設立召會，但對我是相當好的操練。過程中我認識了一些印度或斯里蘭卡的風俗和生活習慣。印度全國通行的語言過多，在不同的州可能就有不同的語言，因此有翻譯服事的需要。每個宗教社群的生活方式也不同；基督

徒、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等個別居住在自己的社區；因此開展上常被侷限在基督徒的社區裏。只要是有心尋求的基督徒幾乎都聽過倪柝聲弟兄；然而，他們只是片面地認識倪柝聲，特別是他生命的經歷的那部分。對基督徒，我們較着重真理的分享。而在傳講真理時，當我們提到『喫喝享受主』或『享受基督』，他們大多能夠接受。若提到聖經中沒有所謂的『天堂』，有些人就開始為難；要是再提到『召會』或『神成為人，為要使人成為神』，他們就完全無法接受。很多尋求的基督徒一開始反應很好，到後來卻不容易全盤接受。

在印度，有少數較保守的州特別立法，不能強迫他人改變信仰。但是『強迫』這詞的定義是很模糊的，易被有心人士硬說成『被強迫而信的』，這對在當地福音的傳揚造成了攔阻。

投身水流，跟隨帶領

二〇〇九年開始，印度的福音工作有一個大的轉捩點。弟兄們根據使徒行傳的，保羅和巴拿巴所說：『看哪，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，』開始吹號：要去得着外邦人。印度的基督徒人口二千多萬人，僅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至三；反觀印度教徒動輒十億人，回教徒也有一億人，弟兄們認為應該要去傳福音給這些人。因此我們的行動隨即轉彎，並開辦成全訓練。這訓練不僅要成全人去接觸基督徒，更要成全人去傳福音給外邦人。印度雖然幅員廣闊，工人卻少，無法應付其廣大的需要。而我們作工的方式是藉着聖徒們的推廣，使周邊召會的聖

徒產生渴慕，並以一地為據點來實施訓練。感謝主，聖徒參訓的人數越發增多。

主在印度的行動在南北兩個區域情況不盡相同。由於南方的基督徒多，召會、聖徒也相對多，北方的基督徒少，大部分是印度教徒，召會、聖徒人數也少，可見北方是一個廣大的禾場。於是從二〇〇九年開始，我們開始加強福音的傳揚，目的就是帶更多外邦人得救而產生召會。

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一次在南方舉辦的一週成全訓練。這次訓練吸引了許多聖徒參加，其中多數要來一趟並不容易，他們須花長時間搭火車纔能抵達會場。因着對福音有負擔，每位都願意付上代價前來參加訓練，聖靈也藉此機會成全他們。除此之外，在每場特會或訓練中，弟兄們不會事先告訴你接下來要釋放甚麼信息，就連內容也都是當場纔決定的。所以聚會一開始，弟兄們會突然說：『某某弟兄，請你來講這個。』此時被點到的弟兄就要站起來釋放信息，這樣的情形使得配搭不久的年輕同工很緊張，因為不知何時會被指名，也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甚麼題目請他講。在生活方面，這個訓練不僅把不同背景的人調在一起過生活，有些人更是來到訓練中纔受浸的。大部分學員都來自印度南部的鄰近召會，所以他們在文化、語言等差異不算太大；來了幾次就可以進入狀況，並豫備好與其他弟兄姊妹相調在一起。

此次訓練重點不在於傳福音的技巧，我們沒有教導他們傳講人生的奧秘，而是訓練他們過一個享受主的生活。一週下來，他們被聖靈充滿且充

溢，自然而然就對眼前的開展地滿了負擔，幾乎全部的人都把回程的車票給退了，決定在訓練結束後繼續開展三週。三週中，他們把訓練裏享受主的生活在當地完整的複製出來。有兩位姊妹在街上傳福音時，一位路人問她們說：『你們看起來很喜樂，可以告訴我是甚麼原因麼？』她們就和他分享，並傳耶穌基督為主。可見福音對於她們就是生活，她們的生活就是福音。

此外，印度是個富有人情味的地方。特別是南部，當人看見你很喜樂，就會邀請你進家裏，他們的門通常都是開着的，有的家甚至連扇門都沒有，隨時都可以進去，連叩門的功夫都省去了；主人會請你先坐下，並泡茶給你喝。當地印度教的信仰強調客人是神，我們要辨別他們究竟是好客還是敞開，還是要多接觸後纔會知道。雖是如此，這樣的開展生活真是太喜樂了，我們也藉此在當地得着許多人，並建立了召會。

棄絕己意，身體實際

在印度，常有一至兩週的特別訓練，這時因文化、飲食的差異，使服事變得很有挑戰性。文化方面如：東北的印度人不喜歡南印度人。在飲食習慣方面，印度北方、東北，和南方的口味差異甚大，使伙食的預備相當困難。

有一次，東北的弟兄們拒喫南印度菜，情勢有些緊張。這迫使我到主面前尋求如何成全他們。後來我們招聚他們，與他們交通並給予開啓：食物差異已成為他們之間極大的難處，若要成為一個新人，這件事就不該成

為他們中間的難處。藉着交通，他們得以更新異象，開始操練接納彼此的食物。因這個緣故，全時間訓練中心的食物是：少辣、少油、少香料—不再是傳統的印度菜了。如果有人覺得不辣，就自己加辣椒；覺得不鹹，就自己拿鹽來灑。作飯的過程都是大家一起配搭，有些大廚甚至可以一次作八、九十人分。因着要一起作飯，就需要有身體的眼光，需要顧到彼此，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。因為自己覺得美味的時候，另一班人便會無法接受。此外，訓練中心也會給他們菜單，提供一些較健康的菜色。其實，要適應不同的食物並不容易，雖然我們去了六年，飲食習慣也無法完全適應。一位五十多歲來自印度東北的弟兄，很容易因食物過敏，一過敏就必須休息；然而，在北印度參加兩個月訓練期間，他仍堅持下去，待他康復之後，又馬上繼續訓練。

再者，當地氣候差異大，並且炎熱。南印度夏天非常熱，東北部雖好一點，仍比臺灣熱得多；訓練中心位於印度北部，白天也高達四十多度，晚上則降到三十多度。我實在佩服那些年長的弟兄姊妹，他們真是出了代價而來：即便有兩個多月的時間，他們的身體都處在為難之中，但他們還是參加完了整個訓練。

因着當地物資缺乏的緣故，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。有一次我負責一個兩週的訓練，我每次都怕接到電話，因為一有電話，表示訓練中心沒水了，要派人叫一輛大卡車去載水，再將之注入大水槽。當地一天只供一次水，一次供水就要花上半個小時。早上開始供水時，先需把水槽打

滿，再注水到屋頂上的水塔；然而，因着抓不準水槽的容量，時有注水不足的現象。那時訓練的人多，常常一有人洗澡，水就馬上用完了。若要叫水，就需要等好幾個小時；甚至必須等到隔天，水纔會來。碰到這種情形，我們都只能憑着禱告仰望主，並在其中學習適應和等候。除此之外，在那次訓練頭一週也常常停電，學員晚上下了課，幾乎整個晚上都沒有電。訓練中心的蓄電池的電力大概能維持兩個鐘頭，但當地停電卻往往超過五、六個鐘頭之久。許多時候，訓練裏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黑暗中作息；然而他們卻能在艱難的環境下，不住的呼求主名。也許彼此之間會討論停電的事，但都不太抱怨，也不主動反應。對他們而言，環境的限制反而是一種益處。雖在肉身上受苦，卻幫助他們妥善運用時間。並且過程中，我們經歷到藉着禱告，主就能為我們開路。

第一週就是在這裏沒水沒電的狀況，加上食物豫備不足的情況下渡過。在這艱難的環境中生活，禱告是我惟一的憑藉。剛開始，每遇到沒水沒電的問題的時候，我就打電話向給房東抱怨；然而房東卻回應說那是我們自己的問題。這逼得我向主有許多禱告，在禱告中主很深的光照我：我的情形就像這座城市，外面看起來相當不錯，有許多高樓大廈，但是仔細一點看，基礎設施卻很差，既沒水又沒電。在過程中我就向主承認，自己的光景確是如此，儘管外面看起來很不錯，聚起會來也有模有樣，但真正論到操練時卻不是這樣扎實—當人需要我供應時，往往沒有東西可以供應

他。最後主向我啟示，我需要轉向祂並倚靠祂，因為祂所注意的並非外面的事物，而是我這個人。當我這個人向着祂是對的，祂自然在外面的環境中備齊一切，為我們効力。到了第二週，在擺上了許多的禱告後，電和水的問題竟然莫名地解決。超乎我們想像的，有充足的電和水供我們使用。

食物的豫備上也是如此，一開始由訓練中心從外面訂食物進來，但他們覺得喫不習慣、不合胃口，就改成自己買菜來作。如此一來，不僅量抓得到，也符合自己的口味。就這樣，從第二週開始，整個訓練漸入佳境。

擴展眼界，剛強開拓

經過這六年在印度開展的經驗，我想給臺灣青年人的建議是：心胸和眼界需要更加開闊。根據我這幾年的觀察，臺灣這幾年進步較慢，漸漸被其他國家追過，以印度市場為例，即便印度人作生意的特性是不按牌理出牌，但韓國、日本甚至中國大陸都很積極的在開拓當地市場；反觀在臺灣的青年人卻較少看到這樣積極的態度。我個人建議可以出去一些國家看看、開開自己的眼界，也會讓自己在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思考空間，也會使我們變得更剛強開拓。

（董牧群弟兄見證）

爲己無所求，爲主求一切

當我為着婚姻奉獻尋求的時候，擇偶的心願就是弟兄要有海外開展的心志。因此當我們開始交往時，就定意要往海外開展。當時因為弟兄還在當輔訓的緣故，必須等到他的服事告

一段落，所以我在結訓後也服事了一年。在那一年我們的身體都出了一些狀況。在我這一面，我的膝蓋很不好，從訓練時就都要坐電梯；甚至服事那年，上樓到姊妹之家都沒有超過十次，因為身體的緣故使我根本沒辦法上去。而我弟兄則有眩暈的問題。那時，當面臨報名海外開展的時候，我反而猶豫了。並不是心願的問題，只是裏頭擔心：『主呀，我們是要去服事的，但是我很怕變成別人的負擔。』所以報名的時候，一面我知道這是理所當然；另一面又會擔心，『主呀！這怎麼辦？』而變得有點膽怯。一次禱告時，主給了我一首詩歌，歌詞說到：『信而順從，因為除此以外，不能討主的喜愛，惟有信而順從。』我當下就覺得很感謝主，並學習不看我們的情形，信而順從的報了名。結果非常奇妙，我們一去，因着印度的環境乾燥，我的膝蓋不再疼痛，他暈眩發作的次數逐漸減少，甚至我們的過敏也都痊愈了。感謝主！雖然我們一開始沒有想要去印度，但是主總有祂的美意。

印度跟臺灣很不同，在當地作任何事情都會不斷變動。若要申請一個東西，在臺灣只要照着程序跑就行；然而在印度，即便有固定的程序，申請成功與否還需看辦事的人的心情：他若是不喜歡你，你就會被百般刁難；相反的，他若喜歡你，你可能連文件都不必交齊就可輕易通過。並且，雙方在時間觀念上也有很大的差異。有一次我們買家具，和老闆約定下午三點送來，但他竟然十點纔送過來！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臺灣，肯定是一件大事，但在印度卻非常普遍。

由於彼此生活模式落差極大，剛去的時候天然的肉體就常常被挑動。我常心想：『作人怎麼這樣？也不會說句對不起。』後來因着主的光照，我漸漸脫離消極的感覺，學習在這段時間內規劃其他事情，不讓時間白白溜過。當你在那個環境下生活，自然而然會有度量去包容別人，完成事情上也會比以前更加積極。那段時間裏，我常常唱補充本詩歌四百二十九首的其中一節，其內容說到我們的生活乃是：『每天非我所願，日子多麼富於挑戰，不許安逸、自憐，與人同情，與人同行；祂供應生命糧、生命活水、一切動力。帶人走出黑暗，多少生命因此轉換；祂能力來覆庇，天天怯場，天天強壯，祂能力來覆庇，天天怯場，天天強壯。』每當我唱這首詩歌，便十分受激勵，得以在各種環境中過生活，接受從主而來的度量去包容別人，也較以往更為積極迫切。

（董方郁文姊妹見證）